校正

韓非子解詁全書

口 13
2221
1

信13仁13
2221
1-10

嘉永甲寅孟春

加賀津田先生撰

校正

韓非子解詁全書

全十冊

攝陽書賈

宋榮堂
積玉圃
龍章堂

欽青霞

新刊韓非子解詁 后叙

新刊韓子解詁後叙

予家以勳將之胄穀於 雄藩者於茲二百年矣箕裘槍劒枕籍鈐韜克存乃祖家風然未嘗有展百里之才立一篇之言以聞于世者何則國家襲鏈橐之治專尚武斷不遑粉澤 邦猷其士大夫馳馬試劒之業是講鼓進金退之庠是習人士皆謂仕家大乘無有過此者以其餘力而誦讀經史者字鉤句鋸不能悉通其大義鳳也燥髮略涉史傳旁繙家乘自謂家祖遠州若重久矣乎內府之正胄伏見城之

世主生于永天之際歷事足利織田豐臣三家
抗戈稚華櫛風浴雨攻城野戰之功不為不多
斬將六人（見續本朝通鑑謂斬二階堂駿河守古橋城主戶松左京播州中村城主梶原十右衛門入道く菴和泉守城主寺町仙助松永久秀隊將芳賀某二十二戰事迹詳在家傳）獲甲首十六級以並武知名乎天下文祿四季關白秀次罹禍君亦失位仙壑侯政宗宮津侯藤孝清洲侯正則並辟不就明年應藩聘秩五千五百石從摩（十カ所キ）壘賣（ヲ）勇銃丸貫（ヲ）股自若渡命家臣戀塚某（称作左衛門ノ從大坂之級）倭陵城獲普一級野原某（称勘兵衛）皆殊死戰獲首級以功為大腹寺城守將鎮加越ノ分界慶長中君告老仲子重次（称和泉守勘兵衛）繼職父子相繼守城者十餘年大坂之役以宿將從在中軍預參謀畧重次兄弟率私徒領先鋒雪夜攻真田丸先衆傅壘（ヲ）炮矢如雨徽幟亦北陸之兵無出其右者仙壑侯政宗安濃津侯高虎皆馳使搞問明年軍再興君猶守城重次兄弟復領冠軍昊天奮戰岡山（ヲ）挺身摶（ヲ）搶追擊突騎（大野主馬守先鋒御宿越前）數百步隔銃得馬所向無前遂排（ヲ）捷挾（ヲ）幟自岡山至千貫櫓下從臣轉戰獲甲首十五級

大坂始矛重次沙汰農政掌讞刑獄矛副
旨尋至參政奉教修大坂城寛永六年

臨藩邸召見重次賜御衣六領白銀數
十枚天語及大坂之閥閱衆皆榮之八年申録
功重次累秩至萬石舛子重以称外記三千石私
徒立殊功者有賞入勳籍於是乎一門之勇畧
著天下當時言大坂之功者四方来取證慶安
以来遇家不造余為遠州嫡胤命徵祚薄雖不
能興先大夫之績豈徒局々章句作金華殿語

者哉然治亂異時文武互用假令用捨在人行
藏則我未必有展百里之才獨立一篇之言以
顯家祖之名此跼於横草之功何必假旁人之
力哉時童子何知亶欽家祖之英風誦先修之
成言耳矣豈遽克至此為哉幸逢遇泰運吾
藩太公繼
先朝遺旨徵士勑奮創教化之基蹊濟々之源
屢臨文武二學勸課百僚治教休明十室之邑
皆知挾策鳳幸及獲横経乎洋水上
今公撫封昜新學政鳳以遊倅承之助教無幾

言事免職旬日復召校書閣中尋提擧選史局
假以尊經閣權監縱觀秘書頗如劉子政庇
累朝之熙化知講鄒魯之業加以父祖之庭訓
而不墮其傳習略領四子六經之大義旁羅九
流百家之要言至 皇國典故則雖天宬金匱
之秘希不偶目緒言啓ㇾ稿盈縹緗伏惟謬劣
如鳳也才不及庸人實累百千之勤夙齡獲至
此者無一不賴
三朝之鴻澤同文之弘化報 國之心日切
一日夙夜念茲百身不及然無建識立言有效

於國若秋毫之末讀書萬卷雖多何為深以愧
先修矣與悱憤不言死同算露穿若雇古人以
託吾志為哉顧韓子之為書卑虛名貴實用務
兵農擠蠱蝎排抵巇讒時君未見斆ㇾ拔ㇾ如ㇾ
斯其切者也柔主聞此知自警懦主見之有立
志矣何況英主乎是故孔明寫此勸之蜀主李
先以此主說魏祖蘇綽述要周文前席遂良論
儉太宗引証自古明王賢相用是都吁乎一堂
以通時務以助世法權畧智謀寛猛相濟者亦
何限焉世亦有以斯書為窶虜以獲進前可以

潟至說帝王治化之典則草野之勳亦可廢許乃一潟之言不可謂無補聖朝何啻國爲具哉竊取舊稿以補綴之聊續古之人編摩已成刻之家塾獻之公所布之普率者希寰中人牧幸讀解詁以領大義得通時務以保黔黎可知金澤之餘波覃及海之内外也此生也實不與草露同朽矣果然則吾先人亦与有力矣

加賀藩左親衛騎隊津田鳳卿邦儀父誌

重刻韓非子序

文章家嘗論喜快之言咄於陽哀怨之言咄於陰（莊子在宥咄輔也）陽則飄飛而曼衍壯周列禦寇是已陰則噭切而參差（噭刻也）屈原韓非馬遷是已屈原怨而哀韓非怨而憤馬遷怨而悲自吾夫子曰可以怨（論語）而大舜以怨慕（孟子）屈原馬遷以哀怨忠韓非之書十餘萬言皆成於發憤感怨賤虛名貴實用明賞罰破淨淫極法術之變詭而不失正者也蓋非爲韓疎屬公子（疎致也）致之授（疎致意也）至一見王弗不用卒之秦（之適也）雖欲存韓不可得爲李斯所讒身戮以死其爲怨憤寧怨言哉今天下名法藪而治功起所急者不在權器而正在仁恕（明末）

法嶮而酷貴臣輒以法中
士故云仁恕權略不可偏廢名 又與何狄之言異安所事非
之書用之莫文章之道日明而深蒙荒嶮峻深作滌誤互乎胷襟其詞
贍炙謂嗜 倉州所謂薦三嬗者以味薦耳 余友逋溟之
諸同社病撮漫事曰團結社宋雜記載今畜此事曰 嗜古若渴尤嗜非之書始
焉雙其能外警剌投也外錯亂也已而彙諸家異同參評之復請壯諸
先輩校行之其爲好亦已甚矣雖然昔馬遷傳韓非內與老
子謂本原道德之意孔明以非之書進後主而自擬於管樂
管仲樂毅其寄託不亦遼乎部澤之亦自則吾儕嗜非不徒艷其
文詞而天下用非者又寧一其法術已哉其用在賤庸名貴實用明賞罰譬富
強可以治國平天下此 武林王道焜昭平父題

重校韓子迂評引

門無子謂余曰漢志韓非子五十有五篇元何狄至元間所
進止於五十三篇已亡其二矣內儲說六微篇又亡其二十
有八條句文殘缺章或脫簡盡離其真若因何本而刊定之
猶未能備比閱吳郡趙先生本則篇章具在不亡也欲易之
則工鉅力殘則不全獨奈之何余曰文從趙本目則仍何氏
可乎蓋說林篇雖合名不易也爰易之目不令而文之氣脈
獨與和氏貫則補其文而仍其合無傷也目夫錯簡何病哉
譬之曹衣朱紱縷絕而散置之則襟裏裳幅皆失其故度然
視其朕猶在取而屬之如故縫矣古人之精必表而後見子

而有當於心者必品題而設飭之青黃筆端千古魂動則吾子專幹之力也夫文从趙本則於義理全旨仍何氏則於近本無害屬之如故縫則章句適青黃而設飭之則精神見猶匠石之移梁易棟不運斤物而故度依然無恙斯爲國工雖然世徒以其文之最而尸祝之邪抑謂其深於道而能文邪果其歸一城且書耳何足以重儒者之苦心門無子曰善

萬曆十一年十月識按印篆曰吳中散吏之章不著姓名

刻韓子迂評序

夫言期于用言而無用言雖善無當也衆人皆以爲然而吾亦以爲然衆人皆不以爲然而吾獨恐脫爲字然者韓子之書也韓子之書言術而不止于術也言法而不止于法也兼用法術見定法篇纖珠碎錦百物具在誠汰其砂礫而存其精英則其於治道豈淺鮮哉顧用之何如耳史記霍去病口氣王

安石用周禮而成靖康之亂鳳卿按欽定周官總辨云注釋及三禮康成鄭氏之功甚鉅而其過亦不細蓋王安石所以襲迹于新莽而禍宋者多依于鄭氏之說也至蔡京童貫王黼而極矣以速北宋之亡其目詳本書漢文帝用黃老而致刑措之功視用之何如耳試以今之天下與韓子之書同非今日之弊以韓子之言用之于天下何非今日之用或曰刻矣不可用也是又不然子產不云乎夫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人之蹈水而不

踏火者以火之不可犯也使民視吾法如火之不可犯則天下豈有不治而民不寡過者乎故曰火未嘗殺人非火之不殺人人自不犯也以韓子爲刻而不可用者宋儒之言密如蝨毛刻則刻矣以試之用則如棘刺之毋猴外儲說左故法之刻而不可用者秦也言之刻而不可用者宋儒也言而無用言雖善無當也今世之學者皆知嗜韓子之文而不得其用鄭人買櫝而還珠類及市諸坊則皆魯魚之害羨文錯簡分離非隔至不可句讀幾于失傳也余念曰得非刑棄灰之報乎最後得何氏名抃本字字而讐之讐校也則皆不失其舊則又喜曰先秦之文當不使遂湮也顧無副本度久之遂湮而

無窮竊不自量而肆筆于是句爲之讀字爲之品間取何氏註而折衷之以授之梓人而歸之日韓子迂詭巖居無事取得意者數篇坐溪谷而高吟之暮翠煙霞之際清湍脩竹之間不覺其頤之解也歲攝提敦牂之辰門無子書于潛山之木石居印篆上記曰門無子記與木石居孤山潛山在吳郡不知的所攝提萬曆六年也

迂評小引

余晚年最愛韓子論事入髓爲文刺心求之戰國之後楚漢之先體裁特異余甚珍之所恨者世本訛謬每至脫字漏句斷文錯簡實魚亥豕輒爲廢卷治得何氏本讀之暢然無碍神骨俱輕茲刻與同志共之覽者當助余一快萬曆己卯七年

津田氏山弦
日本天正七年也 三月戊午門無子記

鳳卿曰予述解詁參考十數家本然獲迂評最在後序刻已成故編次後先欲改之亦恐費鈆槧故姑序三叙于此云丙子之冬十二月識

韓子迂評後語

客有以門無子迂評示余者且曰文多乎哉是書不行久矣不他之則何無當也予曰不然也客之不當也不謂其流予不然也昔人固謂其拾短取長可以通萬方之畧無論已顧先秦之文韓子其的彀焉其書二十卷五十三篇十餘萬言纖者鉅者諦者奇者俚者猥猥憤懣者咿嗚而泣訴者（諭奇多載內外儲說非詔燕人見鬼指孤憤說難類）皆自其心之所欲爲而筆之于書未嘗有宗祖其何氏何門也一閱帙而爽然者然（莊子養生主皮骨相離聲）赫然渤然英精晃盪聲中黃宮耳有聞目有見（爽人目）學者誠以嚴威度數爲

表慈悲不忍傷人爲實而以觀其權畧之言非子所謂之術則可藉以整世而齊民如執左契而無難矣言其易爲如預約然執左契見外儲說左上聖經賢傳罕思困神而時或出其百家之勝者以觀閱之則亦足以遊目而蕩胸胹肉魚羹胹煮熟也饗其至者而時或謂以奇珍小藻水陸酸辛則蠻蜀吻裂舉縮舌澁齒而亦足以快腹韓子之文予不知其不可世而子何謂其無當也李斯亦先秦人也顧其心止于持祿而不在用世而其所爲勸行督責一書不過勸韓氏之菹醢耳菹音咀酒滓弓六書索隱菹龜又糟今案與糟粕音義同猶云止字通曲禮注勸謂取他人之說爲己說勸與譲通伯仲乎斯與非俱事苟卿自以爲不如非既已忘而譖殺之及其奏對則言必稱其誦可以知其心服矣熘詩書不載蘇藍門之儔類陽翟亦先秦人也所著有十二紀八覽六論呂氏春秋雜取儒生之言倣依古學而緣飾于義理故其文亦沈鬱孤峻如江流出峽遇石而未伸者有哽咽之氣焉先秦之文韓子則恒塲矣陽翟亦驟乘馬客何謂其無當也無當猶無用也既已荅客問遂書于孤石堂示諸生歸安茅坤跋

韓子序

世有申韓之書何自而出也自劉向班固皆以爲法家者流本出於理官之明罰敕法而刻者爲之殘及至親傷恩薄厚失其本矣據劉向別錄漢書藝文志竊以爲不然凡治之衰也起于相勝

陳深撰

而亂之作也成于相激相激之甚則亂從而生焉（秦之焚坑漢之黨錮晉之清言宋之新法）蓋上古之治天下忠與質焉耳矣（鳳卿曰何也無文）忠之極也質勝之文不與浮飾期而浮飾自至非關也也所漸者然也戰國之時詐欺極矣縱橫之徒徧天下而以馳騖有上之君以至君畏其臣狎其君而慕式敝起諸侯是以不救（為秦所滅）此皆上下浮詭而怠慢紓緩不振於法之效也於是申韓之徒出而以名實之說勝之矣（陳明卿曰此經何常不言名實明卿案聖賢之言何嘗不言名實）名實者核名求實嚴刑必誅詳于法律而篤于耕戰凡以破浮淫之說而振其怠慢紓緩之情也其用意固亦無愧于忠也（明卿曰下原其

尚揣戰而喪其劍之法律亦過矣（陳明卿曰此經何常不言名實明卿案聖賢之言何嘗不言名實）但其憤激之甚則過聖王明王與之折衷破之以其矯折衷之弊則秦禍之必至也使其過聖王明王與之折衷破之以其矯折衷之弊則其治功豈可量哉然余以為二子之徒但可以為臣而不可以為君可以從命而不可以為命使其過堯舜湯武法度修明之世則為殷脈之良其在桓文孝公之時亦足以治兵力農而資強使其過始皇二世直喪亡之雄耳何也物有受也（受量也）人有器也（器量也）今讀其書上下數千年古今事變好臣也士隱微伏匿下至委巷窮閭婦女嬰兒人情曲折不啻隔垣而洞五臟（隔垣扁鵲傳云見垣之一方人是之謂其善洞察人情）非著書當在未入秦之先羊未壯已能事如指掌何材之蚤也其識

事也蚤其命物也材窮智究慮淵竭谷虛（言善盡其不可盡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絕後之君子悲其志想見其人悼其術之不終而惜其不遇聖主明王以裁之（裁猶節也）不究以死非死至今千八百年矣（即今文化甲子千三十有七年）而書不磨滅（古今情世態）唐宋以來病其術之不中黜而不講（排黜之申韓創於漢武帝建元初詔然而唐有尹知章注法家不黜申韓亦好讀此書）故其字文多舛駁而不讐（讐校也）市亦無售近世之學者廼始艷其文詞家習而尸尊之以爲希世之奇珍訛習舛而不以爲怪今門無子乃得何氏善本爲之訂其訛謬而品題其當否表其文詞特而出之以伸世學之觀覽自門無子之書出而訛本盡廢文從字順章安句適（安妥貼也）

一如韓氏之舊不亦大愉快矣哉（此數言可為解詁發而為文惜裝不使了淵之為吾後生戒）門無子之用心亦勤矣門無子修身刻文（刻銳也）不成成於貧賤不愿貴人（愿污也謂不為貴人所污厚也禮儒行不愿君王）書成而示余余故得以肆目於是而條其本末云

陳深字子淵長興人登進士趙世楷本凡例云批如陳氏評海內所艷神駒音釋彙函品彙諸本皆引陳深說而不引俞氏之言然四庫全書總目載明門無子韓子迂評二十卷不著撰人姓氏似清儒亦不知其書出俞氏意者迂評原出俞氏訂本陳深得以潤一色之也若其不然恐子淵託名乎俞氏者歟

合刻管子韓非子序

舊刊單作序今从弁州續稿趙如源趙世楷諸本不收此敘明板行書延享中翻刻為正楷遂致誤訛案管韓法家

巨魁唐尹知章既注二書合刻亦此意

汝師之爲諸子孟子注爲猶治也趙用賢字汝師常熟人隆慶癸未進士抗論江陵官至禮部侍郎以經濟自任慷慨不爲世所容強學好問文章博贍初學整齊其後亦盛推楊慎廣輿記趙用賢官翰林院諫江陵相起復杖闕下敗肉如掌陳夫人腊而藏之遇醫齒詹臂時輒奉以進曰盍爲餘腊地乎爲之斂容歎息然強直之性終不能改仕終以冢宰謚文毅

於道好莊周列禦寇於術好管子韓非子謂其文辭亡論高妙而所結撰之大貞楚辭結撰全思遠者出入意表續稿入作人三國典略陳袁憲梱之弟也幼聰敏好學梁武帝脩建康序別開五館其一在憲宅西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每有新義出入意表俗本入作人而遠者能發人之所欲發於所不能發謂能得於言能盡其事用賢善讀諸子行而其傳者多遺脫謬誤讀之使人不勝也往往不盡卷而

皮之高閣韓愈詩春秋三傳束高閣杪是悉其賢乃後先購善本凡數十窮丹鉛之用韓愈詩丹鉛事點勘而後授梓梓成謂世貞曰子其序之世貞曰唯唯夫敬仲欲存糾抑齊公糾公子不得攻而縛抑小白齊桓公卒相之爲天下萬世榮非子戰國策謂田盼田嬰多與賓客盼子匡章作章子晏子春秋昭公語人曰嬰子仁人也本書晏嬰子聘魯並是呼名孫子也欲存韓於秦不得攻而之泰不受侵爲天下後世笑夫見榮之與見笑抑人也奚啻隔霄淵謂天地合刻管韓二家揭一圖疑案引起兩端議論雖然是二君子者其始寧不欲出奇抬一有其字生以殉所事哉殺身殉事是其本須然而奇有不得不屈奇計不得伸奇屈而生有所不得不愛愛生而欲有所自見則不得終避讐敵甘心焉左傳莊九年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而臣事之有時愛身

夫二君子者所以愛生一也照而有相有傷者何也齊不成霸形而桓公之霸心發則機合（合本重機字）仲不得不重秦并天下之形成亡所事非（其時不同其勢異矣）而非以并天下之說（本重說字）之欲勝其素所任之臣而自按功（按卽擋字專也見短長說弁州文選御覽以擋）已（是也所以殺身取禍也者因秦之注意於非之有利非之為秦計而建立國）秦之幸非之利秦以不若晨非之利韓遠也（幸冀慮患也言秦獲非予欲其有利秦國也不恐有非終利韓焉遠矣以故機不合也與國兼鄰忌窺鐍而自視又井如遠甚同文法史記李斯姚賈言非毀之）今王欲并天下非終（非謂復也）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不如以過法殺之）今夫始皇者（史記）暴仇嗜殺人也（伏下立論）然其明智寧由齊桓下鮑子一薦仲

而立桓李斯一聞非而立修非二子之工於薦與（間若是也）勢也（欲論二子同異而歐之時先粧點鮑李為此波瀾）夫勢之所在則天也天不欲（毛詩字面唐逍臣凝曰吾為屏翰）天不欲頓果韓（頓大易曰頓果不食）牙亡國（非謂復也）奔而授之秦而轉授漢故聽非子之度絀仲孫而不之恤（史記）

虞（欲論二子同異而歐之時先粧點鮑李為此波瀾）夫勢之所在則天也天不欲（毛詩字面唐逍臣凝曰吾為屏翰）天不欲頓果韓（頓大易曰頓果不食）牙亡國（非謂復也）奔而授之秦而轉授漢故聽非子之度絀仲孫而不之恤（史記）南洚楚（洚大也）北洚戎狄蠻食周故秦仲於齊以為周屏（詩韓奕

國九分之一也孟子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而以當方一而以當方勁之楚與戎狄然則太公仲而周王管子抑而齊霸周不太公不廢王言周而看管子之書尚有其論四維四維篇名謂禮義廉恥辨心術亦篇名亦寧無敬怠義欲大戴禮師尚父告武王曰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微吉二乎哉言注々存丹書旨孔子蓋深知之故慨然而歎曰如其仁如其仁世固未有不仁其德而仁其功者引聖語為斷案非子之所為言雖鑿々一本有辨字徇名實推見至隱而其伎殫於富強而已奏不用非不害為并天下不害見荀子猶不妨也以泰之守守之必亡用非可以并天下而以泰之守守之無救

亡夫并天下之與亡俱等亦安所事非子是故非子之於霸若不足而管子之於霸蓋有餘也然則文殊乎曰不殊也管子齊鉅卿也鉅大也諸法語名跡門人家老能筆之稷下之學士大夫能飾之田敬仲世家嘗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數百人劉向別録曰齊有稷山立門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以功業著恐未必著書如弟子職之篇全似曲禮他篇有似莊老葉盛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為經本故司馬遷謂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弟最為整比後世信之誤矣朱長春管子序其書雜者為稷下大夫坐議浮談而半韓非李斯法家輩襲商君以黨管氏遂以借名行者也故其書為春秋後之文有戰國之文有秦先周末之文鳳卿案管子引毛嬙西施類此其破綻通雅云管子去吳越數百年則古有此美人而越女慕之為名耳莊子西施司馬彪注夏姬亦失攻考耳蓋不

知昔子出後人之手也其於文也辭而嚴肆而典能爲戰國始者也韓非子著述以發其蓄而鳴其不平（廖文英曰凡川之声者皆曰鳴韓子堅白之鳴韓愈送孟郊序東野以詩鳴疊用鳴字皆是）其於文也（謂中也說）者也能以戰國終者也毋論吾儒之左準右繩（謂動必循法則鄒魯孔孟之故）然何至擢名法家詩察繳繞（繳宜作繳太史公自序名家苛察繳繞猶纏繞也擢商擢也此下疑脫若字）錯若惠施公孫龍之汜（十四篇注引師古曰即名施與龍子並時錯并錯及正）濫詭詩哉（漢志公孫龍子十篇名施與龍子並時錯并錯及正）其言名（一作贏通）餘萬而贏（贏通）餘也度不能無（傳附會也）而小有（卿曰如忠孝篇是後人贋作）益者要之非西京（謂前漢）以後傳益也（鳳

不殊也（殊者謂絕非其類也）蓋曾子之言後見汰於孟氏（汰猶簡也孟子曰曾仲滑不為也）而極於宋韓子之言太史公若心喜之而列之老子傳唐以尊老子故抑之（抑宜作折以老聃為始祖故營太清宮冏落道士之術中故然伯夷傳正義引老子開元九年奉勅并注列子莊子）宋以細老子故復令之其折其合要非以為韓非子也（案大儒全宋而冥於彼其睹二代之後以末世無一可者而不能不心折於孔明（折節之折謂屈服也別賦使人意奪骨驚延思録諸葛孔明有王佐之才）乃孔明則自比於管（案諸葛亮集亮奉先主遺勅勸後主者）何以故宋儒之所得淺而孔明之所得深故也宋以名舍之是故小過遠小不赹大過金大不赹孔明以實取之是故最爾之蜀（最爾

（冒鑿曰諸葛武侯龍蟠江南託好管樂有邑漢之尊夏有宗本之心也）

見左傳注小良與淺魏角而恒啜其上嗃大波師之所殺今刻也其悠然而抱膝也武侯傳注魏略曰亮至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乃乃有世思哉經世之思汝師曰否否吾嗜其文辭若鳧鷖者周禮醢人曰士舉則其醢六十有二鷖以五齊七醢七菹三鷖實之注三鷖麋鹿麋鷖也又三鷖亦醢也以味薦而已矣謂謙言非有經世之志獨嗜其腴詞吳郡王世貞撰

後嚴嵩之既而父抒論劾乃解官後仕至刑部尚書與弟太常卿也懋字敬美以詩文齊名所稱麟洲鳳洲者也

進韓子表諸本作序大書允卷端而作旧序

如源本及旧刊作旧序

奎章閣侍書學士臣朴謹昧死言臣朴所校讐趙本校作按劉向別錄曰讐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讀折若怨家相對故曰讐也中秘書有韓子五十三篇考之乃

固藝文志韓子五十五篇今已亡其一篇又史記本傳小司馬索隱注趙本作註有說林上下篇今止存上篇亡其下篇又第十卷內儲說下六微內亡去似類一章有及一章參疑一章其廢置章亦有殘缺不全鳳卿曰劉廢置章下文別立一章攻出後人妄作不然何得五六徵與處士說家藏本無異今因之不敢妄為增定舊有李瓚註史記索隱不引韓子注疑宋初人然唐宋志不載李注鄙陋無取臣朴盡為削去謹與臣諫考讐客加傍註既成倣前漢劉向以殺青書劉向別錄子序校讐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也風俗通曰劉向典校中書以竹簡或有謬誤以刀削去其汗也以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汗善折盭乃炙乾之陳楚間謂之汗汗者謂去其汗也吳越曰殺亦治也文心彫龍曰殺青以為簡書之通雅引風俗通曰汗青以削刀書之書籍皆先書竹為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校可繕寫按

韓子名非七國時韓之諸公子也以書諫韓王安不用退而
發憤觀往者得失之變著書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曰嗟乎
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韓王乃遣非入秦秦王悅
之爲李斯姚賈所害其書言法術之事（史記注新序曰申子
無刑因循以督責爲下其責深刻故号曰術商鞅所爲書号
曰法皆曰刑名故号曰刑名法術之書鳳卿案難三云人主
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
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
故法莫妙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内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是賤
虛名貴實用破浮淫督耕戰明賞罰營富彊臣扞竊謂人主
智略不足而徒以仁厚自守終歸於削弱故孔明手寫申
韓書以進後主孟孝裕名亦往々以爲言蓋欲其以權略濟

仁恕耳今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廢所以者韓子之臣伏惟萬
幾之暇取其書觀留意焉則聰明益而治功起天下幸甚臣
狂不勝悗々昧死上至元三年秋七月庚午奎章閣侍書學
士臣行謹昧死頓首進上（陳本進字無）

韓子凡例

一漢書藝文志法家韓子五十五篇本注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言而殺之害忌也阮孝緒七錄南史梁隱逸傳阮孝緒字士宗陳書經籍志作七卷阮孝緒撰大體雖準向歆劉孜而遠不逮矣北史宋孟孫傳引作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案史記索隱引作阮孝緒亦為七錄凡錄其書數三萬餘卷鳳卿案載韓子數此為始

梁庾仲容子抄亦同

隋書經籍志云韓子二十卷目一卷注韓非撰梁有晁氏新書三卷漢御史大夫晁錯撰亡鳳卿案隋志注非有關系乎韓子可疑蓋晁氏貴刑法故附見于此歟

唐司馬貞曰非著書三十餘篇号曰韓子鳳卿案三恐子誤

唐書藝文志云韓子二十卷注韓非尹知章注韓子注卷亦非

鳳卿案唐志不載目一卷蓋當時已佚歟舊刊凡例
隋唐志韓子二十卷目一卷注不詳名氏安謬可笑

鄭樵通志藝文通略韓子二十卷韓非撰唐有尹知章注
今亡

王應麟玉海藝文子類王應麟字伯厚慶元人曰漢志法家五十五篇名非史記列傳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韓安國受韓子雜家說隋志唐志同二十卷目一卷今本五十六篇注不詳名氏玉海卷五十三

宋史韓子二十卷不載注書宋史新編同

明國史經籍志韓子二十卷韓非撰李贄注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法家類收此書云韓子二十卷周韓非撰簡明目錄卷十云韓子二十卷周韓非撰凡五十五篇舊本多所佚脫明趙用賢始得宋槧較補又周孔教家入字刻本與趙本亦同今用以互校視他刻本為完善其註不知何人作元何犿註不稱為李贄未知何據也

趙用賢曰刊凡例漢志隋唐志皆曰韓非子二十卷五十五篇鳳卿案隋唐志不載篇數缺采玉海而不溯考原書之所致也且加非字宋以後之陋也而上伯厚獨言今本五十六篇見玉海元何犿至元中所進韓子止五十三篇謂效劾亡二篇說林亡十篇內儲說下篇六微內似類已下亡數章則世之不見全本亦以久矣今按用賢所謂古本說林下篇之首尚有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等凡十六條

近本但評林(俱誤作)自上篇田伯明好士章巡撥下篇蟲有蛣
章所以遂謂脫此下篇其實未嘗亡也又據近刻六微篇
後其闕二十八條亦按古本校定共爲五十五篇獨伯厚
本無從而考(王伯厚玉海云六五十六篇比今本多一篇)然此書遂厥幾于大全
矣覽者幸無妄意于率合割裂也(意疑也言用賢案古本而表章說林下篇及補
六微篇二十八條非割裂(割裂下篇半而率合五十五篇之數也)

又曰按隋唐志云韓子註不詳名氏(鳳卿案隋書不載注解唐志載尹知章注韓子)
卷數欠(趙用賢誤裁取)所云今本五十六篇注不詳(王應麟玉海文云兩朱不知應麟
唐本明儒喪筆(抑考証也不啻自誤兼誤人矣今備歷舉西漢以來至韓清忘藉之右方以醒寒鄉晚進其
他宗文總目以下諸家書目所載予載之)韓子解詁拾遺後學或猶(苟)亦有得焉

元何氏本獨訓

舊有李瓚註部帙無取盡爲削去不知犴又何據而指爲
李瓚也今所載註語果涉瑣猥無識第因宋本具列不敢
輕加刪削要以存舊章而已(鳳卿案用賢所見宋本亦非李瓚舊本恐係後人刪注本)

又曰按宋本和氏第十三篇(何則如卷七卷十七類注文悉刪迭無一字存猶荀子君道篇樂論篇佚文注其他每卷注僅不過二三十字耳多至二百余字獨卷二卷四注二千余字又按評林注多於舊本矣)
時本乃自和雖獻璞而不美未爲玉之害也下逕接我以
清廉事上句既脫和氏末章又介葴劫篇目而失之讀者
至此徃々有殘缺之歎近本乃不加詳考至介葴劫篇目(引用注文此刻徃々佚脫即矩非)

亦行削去使古人成書幾爲臆說所廢今復校定評林復作所是一准宋本覽者究心當自得其完闕之實評林實作異誤

又曰是書訛缺既久歷考近本無慮通雅云無慮都凡也數十皆出一軌軌猶言轍也全閱道藏中所載道藏謂道家書庫所藏也宋禮儀院爲會靈觀使有龜蛇見于聖營因其地建祥源觀判命欽若總之閱道藏得趙氏神仙事迹四十人繪圖無老學庵筆記閩中有習左道者謂之明教經甚多校定官名銜贅其後乃知近本又兼此而訛也獨宋板大篇完整毋闕而句字之間參錯寖多今依諸本更定其間或有舛謬不可解者尚餘十一不敢強爲之說以俟夫博雅者重加采採同輯庶幾此刻爲之先驅焉鳳卿案明儒校書率以臆取舍不細注數本異同今不能知其旧本又所校訂者不能別其幾

趙世楷字繩美錢塘人語見重訂本凡例曰先秦文莫如韓子古帊今鈐藝氏淆趙宗伯二本最善淆混及也陳氏名深字子淵著迂評呼也陳祖何行陳深迂評序云今門無子乃得何氏善本爲之訂其訛謬而品題其當否云云而趙宗宋板茲刻互證於二家云

又曰批如陳氏迂評海內所艷通如楊升庵孫月峯俱有批本併采他選評語雅馴深契者用爲皷吹裁定出家大人同社諸先生錢塘懋汝功病榻漫筆曰團結共事者曰社宋雜記載弓箭社正字通亦云而手爲校讎則不佞世楷也校成於大啓五年季夏朔日

陳深曰重校韓子迂評凡例古本姦劫殺臣四字殊不雅馴而二篇氣脉原自貫暢門無子曰但補其文而闕其目仍依何氏合爲一篇但更論以別之殺當作弒

又曰和氏篇和雖獻璞而未美以下缺其三分之二今照古本補入是爲全篇

又曰姦劫篇首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至田成之所以弒簡公也爲第一段次接處非道之位至天下知之者以則義非矣爲第二段次接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以下爲第三段世本訛謬前後不倫上下文不相蒙展卷不勝憤悶今如此序次無闕文亦無脫簡讀之妥順當是韓子故色

韓子綱領

公子自是一家不肯襲古人步驟故其立言環岸而多詭奇讀者望洋失津爲指其門墻

御衆之道固有以贊爲宜者亦有以隱爲宜者所謂法術是也周官云懸法乎象魏魯論戒不可使知之亦不外于此焉建言所謂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臣賤莫不聞知也用術則親愛近臣莫之得聞也主道在道

不可見用在不可知如夫七術六微內外儲之說術皆其筌蹄也術豈如此瑣瑣而已哉讀者勿守旧株執蒭狗主道揚權以揭其

半千塾藏板

要守道大體以論其成讀者思過半矣史記註引新序釋法術慣慣不通

所謂刑名形名也非謂重刑責名之謂也參審言行之謂也

本言曰虛則知實之情謂不自爲是不能之類靜則知動者正謂去好去惡

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使臣下盡其言立其功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皈之其情主道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不異事也註言名也事刑也按異違也爲人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是之謂刑名之學西漢名臣如公孫弘晁錯輩皆講此學輔弼王室史記漢書眞有故哉

武烈紀帝好刑名斷獄得情可一謂日本刑名學之鼻祖一考其行忍酷嗜殺其實非刑名之學恐太一安滿修辭之失

也秉平中源經成禱丁石清水宮請補中納言關謂祠官曰我在使廳多斷大辟願以此報應得中納言祠官曰神法徇私而謂之好殺乎儻使有之冤枉神其不受果爲納言以予觀之爲使世知其執法質于鬼神而無疑也此是嘗講申韓之言來

所謂二柄賞罰是已天無春秋不能爲歲君無賞罰不能治國人主善操無失則於治國乎何有聖人執要四方來效其此之謂乎垂衣拱手乞恭克讓不能誅四凶而舉禹皐陶雖十堯舜豈能治一國乎上下易用國故不治其終至掣肘穿鼻握汗嚙臍傳位奪國曰司馬昭之心路人之所知魏志曰希

吾子子孫孫無生天子家日今朕受制家奴殆不如赧獻文宗知鉏彌士良可見前王一失二柄後主雖有英明之資能知其謬

半千塾藏板

卒不能奪姦雄之權如吾。宇多後三条之英明亦終不克取藤氏之權實坐先朝弛政也永使烈士發長大息若能一且収之無德以守之亦如建武之匡復弊政倦今日出月長民怏國蹙雖有賢者亦無如之何矣冀人主審畫宜早求天心鑒得失也

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唯明智之士能知之然二者有其名而無其實則不啻無益亦隨有大害先修多以講此書爲先務者李容仁說明元以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帝悅委以軍國大事（魏書）蘇綽屬後周大祖爲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蓋謂去害而後利可得立也孰謂後耻格之教乎

嘗評非子之言有用于世猶之取天下必用攻伐撥亂之術不得不出于此然而至其守成則有典謨在矣亦何俟吾言若其取捨孟子既云於典謨況於非之書乎惟恐腐儒躁進假以誤國家譬童子操利劍手而廢利劍也喻如大黃如石膏庸醫用之其害往往見矣然方下熱去邪也其効萬於參附而釀熱其害大而見於久輓近有識醫出辨其利用以救民瘼村醫亦知試之獨至儒者曠年多不曉者世少使

裁錦之人也。朱晦翁曰。治世須用大手筆氣湯。示此意。

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有爲之士。讀此書。欲經綸天下者。請事此語。

教開國察主。專依法術。是教猱升木也。教昇平柔主。偏固道學。是示塗塗附也。漢武帝建元詔。理申韓蘇張之言者。罷之。孔明蘇綽李先說其主。以申韓之學。唐宋諸老。亦知宗此理。皆從時制宜也。

人云申韓是以歲次論也。以予品隲二君子。申不害幸遇韓昭之講治。伸其法於一國。功效聞于千秋。顧其押檢術數有餘。而至誠不足也。事具內外儲說。非子則兼用法術。憂國著書。韓王不用。使非入秦。非入秦。韓終降秦。無幾國亡。東萊大事記。韓降秦。在非子入

秦後。非子不爲降使。晦翁綱目因此。乃知非子在韓。秦不易下手。可謂雄俊之寶臣也。若夫亡韓一言。乃是漢高乞羹手段。豈其本心。志在存韓。故李斯姚賈之所以得讒殺也。殺身立言。後世有述。既爲棠谿公悉之眞。濁世之豪傑也。切不在不害之下。若其說難諸篇。自揚雄班固桓譚陶潛司馬光諸彥。皆訊之然。其言曰。今以吾言爲宰虜。謂伊尹百里奚事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士之所恥也。千載之下。其心如見。仲尼日月也。猶嘗栖栖爲佞者。孟子大賢也。猶病以好色好勇。誣大王武王。篡天希厭舌如電光者。千古自古皆有死。人無言不顯也。龍逢比于而死。子胥吳起亦死。賢者之死於非命。歷朝何限。爲國擿

奴不幸逢暴秦之誅非能士之所恥也唯仕清朝明主拖朱紫佩銀黃不有憂國之淚是則可恥也自馬遷（史記）楊雄（法言）班固（答賓戲說難既通其身乃因相譚（新論）陶潛皆病其死於說難此或所以自悲又自多其蜚遁也以非之明辯而至此是所以著說難也

欲滅其國者先除其賢臣欲敗其事者先去其能士穆公前用之於戎王始皇後用之於韓王由余韓非皆不得不入秦秦之巧反間無論二國闇主不悟其計雖則智士尚且落其術中以予尚論秦史秦王企慕非子恨不同時亦異乎漢帝慕李牧願人主善視其國賢臣勿為敵國鍛其羽翼（治朝亦然）

韓子之書多矯俗之說其極激厲夫矯箭者先反張其曲漸自皈直若始直之而已則不日反曲故左曲者反之於右右曲者矯之於左漸自得正戰國求効於目前故往往有過炙至爆焦者故善讀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善自不失其正語治則稱堯舜云學則証孔子韓子之其心可知也然而掊仁義譏先聖醒世激俗之一術若老禪罵祖然噫戰國之所謂仁義絶非孔氏之舊也（姦劫曰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衰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與貧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五蠹篇云仲尼天下之聖人也名士治書猶良相治國也亦何限一方貴兼聽而獨斷不兼

聽則偏不獨斷則不一朱晦翁云看文字須是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此是治國之一件讀韓子者須倣良相意想而后僅得作者苦心

朱晦翁云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七一作十）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三蘇文多原韓子）按自古文人刻意此書以成不朽之業何啻如彼自公子觀之亦買櫝還珠之類也然在今日索買櫝之人亦不易得噫

此書篇次或出後人軒輊亦不可知也閱群書治要載姦劫弑臣一條敘難勢下其佗編次無與本書異是可疑孔壁古

論以鄉黨篇接學而下唐初荀子成相篇次仲尼篇下禮論次正名太史公舉其篇目云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亦不與今篇次同以予論之此書以在韓所著當置開卷第一主道揚權有度二柄可以當之八姦姦劫類次之說林其佚倆說難其先容解老其活用孤憤其自叙七術六微揚權守道注脚六反八說時病緘炳初見秦王宜次五蠹下如忠孝人主飾令心度諸篇正是後人贋作

七術六微內外儲諸篇以議論起前揭數件曰其說在某後逐條貫以實事後人每條標參觀必當之目又增以經傳字若出二人手然（陳本標目施上方不入正文定字後書曰右傳下傳）以予觀之此

周末一文格。宜稱經緯。謂之綱目。亦可。大學篇亦同文法。宋儒分爲經傳。謂傳門人記之非。以出一人機杼。有經傳之稱。予未之前聞也。十過篇。示同法而少異耳。先論十柱。後具十事。每條以奚謂二字喚起。子亦姑倣舊套。標傳一傳二字。陳本亦舊揭一二字。六微篇後人割廢置條結語。別標廟攻之目。蛇足迂評。於似類有反等字。必施格圍。以別舊文使知新添也。

唐以前皆稱韓子。宋以後稱韓非子。以分韓愈。蒙求註匿第註放翁題跋。惟顏氏家訓稱韓非子者一所。恐後來誤寫也。家訓多稱韓非書。至宋元明清。未有改書名者。獨趙用賢稱獲宋槧。改題号曰韓非子全書。每局皆然。榜頭失存古之意。亦引漢唐志。妄加非字。適足誤後生。今不倣其陋。俱標從俗。文選注無稱韓非子者。

先修述纂。引証古書。多採取其要領。而不載全文。故不與本書同矣。文選註大平御覽類。可以覩也。恐非當時別有異本。但彼此相照。可以勘誤脫。沈休文詩注。韓非子曰。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爲友。每相思。便於夢中往尋。非先秦口氣。恐有誤。聖主得賢臣頌注。胡非子曰。負長劍。赴榛薄。刺虎豹。赴深淵。斷蛟龍。七命注。胡非子曰。解其長劍。免其危冠。韻會尚友錄。謀子古賢人。見胡非子類。今本作韓。誤。韻會正字通。約姓。並引韓子約續古賢人。續牙之誤。品字箋宜字條。髮皓落。曰宣。引用此書云。身不待老而憊。髮不俟年而宣。恐失撿也。古人多記誦。故有認韓詩外傳爲韓子者。

司寇狗見魯連子陽成胥渠見子華子素據此書捏合厲撰
者非敢引僞証眞但爲廣異聞有引証者餘皆准此
曰宰相當用讀書之人是明主之所以創業垂統永保天下
也曰天子愼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是姦人之所以塗抹耳
目巧固君寵擅窃國柄也（宦者似士良致仕其黨送飯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美娛之使無暇及他事愼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所謂書也者應
先屈指於韓子矣吾嘗曰韓子是避奸符宜寫一部置人主
左右不斷講讀知蟲蝎所由曉狗虎所藉使姦宄膽冷骨驚
不遑掩蔽將謀故曰天下人君必讀書
皇和文化十四年時在星紀尊經閣權監津田鳳卿識

韓子總評　旧刊備七條文多舛訛錯脫今審加神正移漢志
訛蒙　士　一條子凡例中增入評論凡十二則畧加箋注以

太史公曰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慽以恩（史記注用
法慘急而慽深刻也漢志曰磐詰也比詰鈎繩發人之隱情也）皆原於道德
之意（老子書名道德經張文潛曰史選將老子與申韓同之非子所以文潛之說得
陳非是強安排其源如此也朱子曰張文潛之說得）

蜀志先主救曰申韓之書益人智意可觀誦之（意一作慮）

陶淵明曰豐狐隱穴（豐狐見莊子說苑離騷作封狐音近）以文自殘君子失時
白首枹關（終身卑賤）巧行居災（鳳鄉曰淵明嘉遯慕首陽之心莘野之為豈辭鬥鑊之誅非子之迹者也）

磯卜音挾　華切

劉勰字彥和南北朝東莞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欲取定於沉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文心雕龍曰慎到到周人著慎子一卷漢志四十二篇列之於法家析容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六朝藻人多採申韓子中故事者故曰有博喻之稱文選注多引証可見也○鄭卿曰慎文人不善讀韓非也所謂鄭人之買櫝還珠也晁氏文獻通考晁公武著讀書記二十卷曰韓非喜刑名法家之學作孤憤五蠹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書凡五十五篇其極刻覈無誠恩而有解老喻老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說見下太史公以為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蕩何至於是殊不知老子之書有將欲歙之必固張之歙音及斂氣也固故通或云固姑通及欲上人者必以文獻通考有其字身後之等言是出於訐此所

以一傳而為非歟傳非高氏子客曰宋高似孫著韓子書文獻通考作今讀其書往々尚法以神其用謂不見也薄仁義屬刑名解詳附錄甘詩書課名實課考也心術辭言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為斯所殺而秦即以亡言秦不變缺斯之苛法以終取滅亡也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篇殊為切於事情者惟其切々於求售是以先為之說而後說於人亦庶幾萬一焉耳謂希其萬聽用其言也太史公以其說之難止固嘗悲之以言事遂取僕旧刊脫僕字今

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顚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守富貴之樂而齊守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謂無憂身世也）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無惡於天下（文體明辨載此注云先放寬一着○應非）異端之能亂天下也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勃酷吏文法）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陳勝吳廣）舉兵（下之亂所由出也）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言國亡也）而天下被其毒（應天）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

攷文獻通考補之）抑亦有所感慨而發者歟（太史公言李陵事受官刑）嗚呼士不遇視時以邊使其盡遇固無足道而況就難孤憤之作有如非之不遇者乎楊雄氏曰秦之士賤而拘信哉（以上二条見文獻通考百十一經籍考）

司馬溫公曰探人心伺顏色而求合則邪佞詭譎無所不至適足取欤說難篇蓋非最得意文最失意之遇

歐陽修曰法家以法繩天下使一本于其術申韓之徒乃推而大之挾其說以干世主至其辨職分飾禮制于治不爲無益然或狃細苛持刻深不可不察也

譙子曰（眉山人兵部尚書謚文忠）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

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樂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除（忌畏也左傳叔向曰民知有辟則不忌上注攘棄也言不敢棄法故民不畏上）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言不敢犯上也）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以上以招提聖道）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洸洋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無也）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啓萬物之術（性理大全楊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爲殘忍）

而無疑（朱子曰也是之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子爲我是無君也）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亦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大畏民志）今其視天下眩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以上排異端）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以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

爲之所也言當速禁邪學以上稽古規今鳳卿案蓁暗刺兄弟亦中其毒故痛言之也

藺子由名繳官門下侍郎諡文定曰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誅加乎姦令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課試也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十二句見韓子定法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任法術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據備內篇立言使人君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爲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彼申商各行其說耳然秦韓之治行於一時而其害見於久遠使非不幸獲用於世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太史公悲韓非知說之難而卒以說死故載其說難於篇史記採載說難一篇爲非傳案然古之君子循理而言之利害不存乎心故言出而必合雖有不合要已無媿於中矣豈復立法而求其必售乎今非先立法而後說人既已不知說矣而況非之所以說秦蓋求禍之道乎太史公以李陵之事不合於漢武帝終身廢辱是以深悲之歟

朱元晦曰理明後便讀申韓書亦有得又曰術至韓非說難精密矣蕘張亦尚疎蕘秦張儀

黃氏黃震字東發慈谿人寶祐中進士仕爲史館撿閱以直言出判廣德軍爲人清介自守獨崇朱氏學所著有日

鈔百卷卒門人私謚曰文恭先生日拟曰韓非畫斥堯舜湯武孔子而獎
取申不害商鞅法術之說加深刺焉至謂妻子亦害已者
而不可信（妻子亦害已者見備內篇）蓋自謂獨智足舞一世矣然以疎
遠一旦說人之國乃欲其主首去貴近將誰汝容耶（富作送）遂
（抑揚）然觀其書猶有足警後世之惑者
方是時先王道熄處士橫議往々故為無譬寓言以相戲
剽彼其為是言者亦未嘗自謂眞有是事也後世襲取其
餘而神之流俗因信以為眞而異端之說遂至禍天下奈
何韓非之辨具在而不察耶非之言曰白馬非馬齊稷下
之辯者屈焉及乘白馬之賦而籍之不見其非白也蓋虛

辭空辯可以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漫一人（見外儲說傳漫欺也）
今人於異端有嘗挾其實者否耶非之言曰宋人有欲為
燕王削棘刺之端為猿母者（原本作齊）必三月齋然後能見矣
王之必不能久齋而給之爾王乃養之三乘治工言王曰
果然則其所以削者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為削此不然
之物也因而問之果妄乃殺之今人於異端果嘗有試
其妄者否耶鄭人爭年者謂我與黃帝之兄同年非能笑
之今異端自謂出於無始之前其為黃帝之兄甚矣而人
莫不信趙主父施鉤梯而緣播吾（通雅曰播吾即蒲吾蘇秦曰秦甲據番吾則兵必戰于耶鄴之下矣括地志蒲吾故城在鎮州房山縣即漢蒲吾也番當音蒲）刻人

蹟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此（王制注勒刻也）非能笑之今與締往々鑿蹟崖石之巔（鑿蹟崖石傳如大和佛足石類是也）其爲播吾之蹟（播五吾山名本書作潘）愈悖矣而人又以爲神非之辯誣若此者衆姑取節焉以告惑者（取節當作節取一曰節上恐脫數字）

何良俊（明史藝文志著語林三十卷）曰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夫荀卿本儒術而二子俱以名法顯竟以刻急自滅其身何大背其師說耶

楊慎（字用修）曰宋儒論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子輔導以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邪唐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衆爲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衆智謀（當作調）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貴輕重慎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罪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志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郤正太子清尚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衆矩謀何如耳然則孝裕之見蓋與孔明合而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今按李阜吾焚書亦

此夫三家於理不衷於用非所問也至法也者人君所以
紀綱人倫而遏絶亂賊禁顧可一日廢哉百家蠭起皆率其
私智自附於聖人以譁世而惑衆然其失繇各奮其私智
而其長蓋或出於聖人在善用之而已不然恊衙奕馭四
牡橫馳而欲以和鑾節奏救皇路之險傾其可幾乎
張一鯤曰申韓之語不必仁義而諸葛武侯有味乎其說七
法五輔八觀諸篇不必純乎王道而房僕射玄齡注爲之
究心故夫書不必盡出於六經者然後可無棄也杜佑管子指略

序云世稱房玄齡注而注頗淺陋恐非玄齡或云尹知章也今所傳房注所謂尹注也焦氏經籍志云尹注十九卷房注二十卷可謂無稽矣此言則張氏之失証也

楊抗此論可併考蜀志許慈字孝裕河南洛陽人博物多識無書不覽秘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畧智謀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為且智謀藏於胸懷權畧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孝好直言無所回避云云

呂居仁曰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如韓非諸書大畧可見

王世貞曰夫子沒微言耿諸篇極人巧奪天致靡揣幻變百出而不亂以文發吏術亦甚難哉林雲銘曰揣量度摩研究以我所擊精熟者揣摩時務之切而用之世主之情而中之

焦竑字弱侯明太史曰古有九流輓近世幾於絶矣而墨縱橫鬼谷國策類名鄧析子尹文子法管子愼子韓子類為甚其篇籍多軼以

鄧元錫（萬曆初年旰郡人）曰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申韓之學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自莊生來緣道德絕聖棄知絕學無憂之旨益荒唐其辭以諭快自適細儒學掊仁義禮法氏譬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非聞其風而說之其術將其心於虛靜無爲意蓼然無所制而以刑爲體其言曰制在已（見解老篇）曰重不離位曰靜重能使輕靜能使躁此道之宗也乃物有常容因乘而導之凡誅廢舉用大小輕重一因名實事責功破胡賞而裁之於法以爲是萬物者胡狗而無事煦々然仁爲也非疾世之儒者好稱先王之仁義藉以飾說而時異事變不可遵而行也治國者不務明修其法制執法久御其臣下求人任賢以富國彊兵及舉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悲知能廣直之士不容於邪枉之臣故作孤憤等諸篇（文繁不載）李皐吾善品隲古今人物其述藏書載韓非彊主名臣部（李氏藏書）

韓子總評終

洋千頃。戰國雄辨士也。趙用賢曰。此篇與國策所載大畧相同。是秦文之極佳者。孫鑛曰。大約規摸范雎。但范雎簡此繁。范虛此實。茅鹿門曰。文若肆筆而成。然細玩之。實出千錘百鍊。所以枯處亦見其腴。率處亦見其工。平易處亦見其奇峭。當是構思數載而就者。

南面蕃云主道者使人臣知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辨無參驗。有此言之責也。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按古言止此。下二句就不忠字上說出。**爲人臣不忠當死。**廖文英曰。處斷罪人曰當。言使罪法相當也。**言而不當。**廖文英曰。當去聲。謂事理合宜也。**亦當死。**言而不當。亦爲秦謀不忠。故當死。言忠臣之事上。不得不盡言。明主之蓄臣。不得不必罰也。是非子之所以諭昧死盡言而不審吳師道曰。不當。即上云不智也。茂卿曰。古文變化處。並失考。篇末結語可証。**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悉。詳盡也。鮑曰。裁制也。謂言之當否。簡在王心。讀冀察言之當否。而以裁罪之有無。**臣聞天下陰燕陽魏。**原舊注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連荊固齊。收韓而成從。**國策收下有餘字。無而字。鮑彪云。衍。荊。爲始皇避其父諱。讀趙爲從。長。故此不言及。此燕南魏專據趙言。韓最親秦。乃從家所據。故曰收。且韓非同護之詞耳。策注時山東國。齊楚爲大。故從人連結之。特以爲固。**將西面以與彊秦爲難。**鳥誘云。韓魏彊國策無強字。**臣竊笑之。世有三亾。而天下得之。**言六國已有三亾之形。舊注知三亾者。得天下。太謬。吳氏云。韓子作二亾。**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舊刊脫以逆攻順者亾六字。國策吳師道注。韓無此一句。**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高誘曰。困。倉。吳師道曰。府庫藏貨財。困倉藏穀粟。**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秦策十作千。○舊刊有其頭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遺餘牛尾。手自結之。又諸葛亮答孫權曰。所遺白耗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慙。蓋邦俗云。引頭。近是。伊藤長胤曰。本邦

曾南豐本國策作戰軍策

所謂母衣者字或作視遍檢兵書不見此負毦或即是亦未深考耳又史賈禄傳被羽先登注被猶負也從軍者戴箭羽于背也漢書五威將背負驚鳥之毛尉繚子左軍蒼旗卒戴蒼羽蒲坂圓曰頓首言受甲時賤在後鮑彪曰誅不進者故在後而郤走不能死也國策郤走作皆去之却走字訛非其士民國策士民作百姓不能死也言七不能故也言七不貴奮死故不能使民斷死也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言民言之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相事謂互相伺察也言甲乙互相伺察功之有無強不能誣怯不能掩也又曰事猶立也言秦之信賞必罰功罪不能相掩讀不論有功無功皆從事戰鬬蓋言賞罰之效也國策作不攻耳無相攻事也鮑注謂秦有不攻者姚注曾南豐本如韓非文增事事攸荀子云無敢與相攻者姚注曾南豐本如韓非文增事事攸荀子云秦人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笞或曰生擾入鮑彪曰衽衣衿也耳聞戰鬬舊刊脫鬬字諸本皆有頓足徒裼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吳注頓踣也鮑注集韻徒空手裼袒也吳注徒言空露袒裼露臂也增徒裼恐誤倘儀傳秦帶甲百餘萬跋跗科頭袒裼注音徒俱跳躍也又偏舉一足曰跋跗鮑注以死自斷謂自分必死不敢却走讀皆是猶言皆然也論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亦訓然策作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也一作者鮑注不同言死難也而民爲之者是貴奮死也言民斷死上法爲然陳深曰語甚的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折八字下同策對皆作合吳注四合字一作勝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赴天下矣對當也赴克通程量敬曰此秦之強士民樂死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鮑注名謂有勇決之稱按漢宣紀募能飛射士之類技卿曰良將所練其軍有名如岳家軍故曰名師師軍旅也未穩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策若作如以此與天下原註與一作爭也今按漢高祖紀彼易與劉汝曰與猶待也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言奄有天下猶有餘力也

是故秦戰未嘗不剋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鮑注當相值也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秦策其作甚然而兵甲頓鮑注此頓言其勞弊士民病蓄積索索盡也田疇荒囷倉虛四隣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鮑注猶言無他事批云皆痛言從不難成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其忠之其國策無其字鮑云謀臣范雎也吳云韓非謂張儀以秦徇韓魏甘茂以秦徇周穰侯應侯攻他國以成其私所謂非一人趙用賢曰先揜論謀臣之失策後乃綱言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荊楊倧曰史記齊閔王三年與秦敗楚乎重丘南割楚之淮北東破宋國策東作中○楊倧曰史記齊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宋王死於溫西服秦楊倧曰史記齊閔王二十九年伐燕取之按閔王二十六年與韓魏攻秦至函谷軍焉北破燕鮑注閔王十五年吳注齊宣王二十年吳氏遷孟子以破燕爲宣王事不可從中伏韓魏舊作使非國策作中使韓魏之君注兩國從其役也讀伏與服通言韓魏皆服從於齊也鮑注荊秦事未詳吳注齊南破荊以下以地勢言之非以年之先後也荀子說閔王事曰強南足以破楚中足以舉宋西足以詘秦北足以敗燕蓋奮辭非實土地廣而兵彊戰敵攻取吳注克尅通尅策作勝徐鉉曰勝此物謂之克若剋則殺也詔令天下吳注詔告命之也下策趙王之敎詔之使者明詔之類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秦策高注皆有險塞故謂之限長城巨防策巨作鉅蘸秦傳同鮑曰蘸秦傳注濟北盧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後志注防門即鉅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原舊注謂南破東破之類吳注四面受兵也鳳卿按注謂爲作下文秦西偏地然云四隣諸侯可朝也古文不拘泥如此鳳卿說是一戰不尅而無齊原舊注言當以齊爲戒也且臣聞之曰削跡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讀根鄰存叶原舊注言禍敗之跡削去本根則無禍敗起下文秦破三國而不取後與爲和是不除根也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

郢取洞庭五湖江南。楊州記。大湖一名震澤。一名洞庭。張勃吳錄。五湖者。大湖之別名。荊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荀子注。楚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鄢郢。燒先王墓。夷陵。襄王兵散。是即伏匿意。與中伏韓魏別。彼乃降伏義。當此時也。策無也字。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舉。取也。拔也。國策注拔其國。如舉物然。言易也。荊可舉則民足。貪也。貪亦利也。地足利也。兩足字可字讀。傚以字。東以策無以字。弱齊燕中以凌三晉。凌轢韓魏趙。然則是一舉。謂一策注。舉猶行也。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使朝於秦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策無為和之為。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之令。令猶中書令之令。謂宗伯屬官也。宋史有廟令之職。即謂廟吏也。讀宗廟。乃號令所出。故云。或云令平聲。屬下讀皆非。國策作立社主。置宗廟。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策作已。失霸王之道一矣。策失作無。天下又比周。合縱也。而軍華下。鮑彪云。即華陽之所。大王以詔破之。詔策作詐。吳師道曰。韓子為是。讀此言出於王。獨斷。以見謀臣不盡忠也。此書所說。秦王者。不敢斥言。詐也。必矣。史表。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擊魏華陽軍芒卯走。得三晉將。斬首十五萬。韓策趙魏攻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遣田苅說穰侯。秦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兵至梁郭下。策注郭作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策注梁以都言。魏全國也。舉魏則荊趙之意絕。策注作志。下同。鮑曰。魏居二國之中。而為與國。故舉魏。則二國不通。荊趙之意絕。則趙危。策注趙尤近秦。按絕不通也。趙危而荊孤疑。孤性多疑。故云。國策作荊孤。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為和。令魏氏反。策無反字。恐脫獲字。一曰。反獲欠落。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

高本作路餘多重

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原註秦及穰侯所封也如封剛壽二廣陶之類諸本注同舊刊無國史記穰侯傳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寵欲伐齊取剛壽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言張祿先生議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于說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

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舊註穰侯營私邑謀秦故非諷云兩國是故

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

霸王之道三矣疲策作路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國策民下有之字原舊注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之人故曰雜其民輕而難用也

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中央之國無險隘吳注非策下作上舊注云中央之國故無險隘上云中央之國故云不便是以大勢言之

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與氓同在野曰氓

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策注馮亭事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趙奢傳注在邯鄲西

正義云潞州武安縣策注此殺趙括事在四十七年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言離

貴賤不相信也言疑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管山東河間舊刊管作

舊刊諸本據國策從原文作華絳上黨吳注所引如此策注馮亭使守上黨之守馮亭使

軍而去西攻修武國策注屬河內跨羊腸舊刊如文降代上黨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

作十七案趙策上黨之守馮亭使作十七城市之邑七十願納之於王吳氏云史作十七

縣國策四十作三十七七十入請於趙王曰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納之於王吳氏云史作十七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策無士字批本作一生民此皆秦有也策秦下有之字代上黨不戰而畢策作已之字

外不戰而畢反爲秦矣代上有以字猶今又意者東陽河

中山呼沱以北河名鮑云東陽屬清河策注此本趙所得齊地今趙弱故齊復取之則益弱注在代鹵城策沱作池非

不戰而畢爲燕矣策注燕乘敗取

之。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亾韓亾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策作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亾無荊魏不能獨立六字。則是一舉而壞韓。壞傷病。壞蟲魏。策注壞者病其中也。拔荊。拔策作挾。東以弱齊。舊刊有強字非。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原注沃灌也。按張儀傳守白馬之津注在東郡。蘇秦傳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策沃作流。是一舉而三晉亾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垂拱策作拱手。天下編隨而服矣。原注以繩次物曰編編隨言衆隨而降伏也。舊刊作編國策作編吳注引此作編此注蓋明儒從國策中抄入舊刊作編爲穩。霸王之名可成也。舊刊無也字。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爲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彊。棄霸王之業。而與趙氏爲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彊。棄霸王之業。乃取欺於亾國。言以明主強兵。不能成霸業猶之可地。或曰地字屬上。猶言基也。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亾國。言以明主強兵。不能成霸業猶之可也。取上不能終守之。非惟不得地又取欺侮於亾國。是可慨也。皆出謀臣之拙。鮑注亾國以長平之敗言趙國策無復夫

舊刊悚作竦。高注卒間以作乃兼。元自字。趙本同。吳作泰。又加下已名。并一字。是謀臣之拙也。目夫趙當亾而不亾。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今據舊刊補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負弩。戰慄而却。負弩不蹶張也。與孟子曳兵同。讀謂棄甲及其所負弩。古文辭法。穿甚。國策及吳注皆不可從。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復并於李下。鮑注後志河內有李城。吳注云。韓子作乎下。此本引下有退字無復字。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剋之也。策至作致。文有少異。又不能反軍罷而去。軍注猶交罷也。策作交罷却。秦策曰使按大夫五校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月所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遂罷圍。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謀臣外者極吾兵力也。窮。由是觀之。臣以爲天下之從幾不難矣。原舊註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故曰不難矣策作益其難矣按此書上秦王言故不正言天下易

合從故云幾○難舊作能後讀曰豈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盡也田疇荒
囷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比意同意且
臣聞之曰策無曰字戰戰栗栗日慎一日栗日音叶苟慎其道天下可
有道有音叶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
左飲於淇溪溪策作谿谷注河內共縣淇水所出右飲於洹谿策作洹水注蕪
項紀注在安陽縣北後志在良鄉東南洹音完淇水竭而洹水不流策注亦竭以與周武
王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舊作夜而破紂之國禽其身
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素甲謂組甲不染者○策注絹素爲之非金革也吳云以色言
國語注白甲也楚師被練三千是歟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禮大
夫稱
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策三月作三年趙策同十過篇三國之兵至遂戰三

月弗能拔聞晉陽三年書不虛襄主鑽龜數兆莊子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事而灼之荀子注鑽謂以火鑽之也詩云契龜是○數字據國策補之占兆以視利害龜曰兆並
曰占策注灼龜拆處曰兆何國可降策注中兆可降乃潛行而出反知伯之約策注使韓魏背之案策乃使其臣作而使二字得兩國之
衆策注使韓魏背之以攻知伯策有之國二字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批本作成
襄主之功事詳十過今秦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
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
有也舊脫以而字楊慎曰語欲破從而意專傷謀臣慘刻者偏能切事情明是非也臣昧死張晏曰秦以爲
人臣上書當昧犯死罪而言故云策注自言不知死所過猶拔也舉下三
天下之從舉趙策注舉拔也以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
字所以破

朝四隣諸侯之道。親恐觀字。策注二國去秦遠。未可卽親之。以寬兵力。其後秦滅諸侯。國祖後。以此故。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亾。汪道昆曰。末段一正一反。總通篇之意。作結。張儀口。卽承上一反。取得妙。至末。似方淡淡而已。剪截吳師道曰。非言及於亾韓。是甚矣其忍也。斬臣以徇於國。以示不忠於國者。亾韓之言。當加之。浦坂貞曰。韓而云亾。以見不黨于國也。入說之道。宜然。不然。何著存韓鳳卿曰。此時韓在秦之俎上。非子言及亾韓。是與漢高乞翁羹一樣手段。是所以非之不辭。是獲罪乎鄒魯也。嗟荊魏不臣。齊燕不親。親當作覲。覇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策注徇行以示人。以爲王謀。不忠者也。結上文言而不當。亦當死之言。爲字下。恐脫一爲字。

存韓 舊刊有第二字。

原注。韓。宗國也。秦王欲得非於是急攻韓。韓王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李斯忌而間之。○孫鑛曰。文氣甚附勁有鋒。楊慎曰。非見韓削弱。欲以秦存韓。韓不用非。非疾韓。意專屬秦。故存韓次之。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扞。楯也。喻爲先鋒。田齊世家。周子曰。趙之於齊楚。扞蔽也。入則爲蓆薦。言喻扞蔽以衛其身。蓆薦以安其體。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初見秦隨荊以兵之隨。或曰。隨嚮之誤。損也。謂墮其城邑。三都之墮。山云。隨縣訛。怨懸於天下。懸猶言連也。從國舉怨韓。奉秦固而不合從。荀子不足以懸天下。楊倞注懸繫也。功歸於彊秦。秦獨取地利。莫大焉。讀言韓之事秦。如此其謹。而秦隨之以銳師。取其地。則韓之怨秦明白較著。猶懸示天下。然有起天下憤意。韓三十年所爲之功。皆歸於強秦。有起天下懼言秦攻韓。韓猶且隨順不敢抗。故與天下構怨仇。而事秦之功。則獨歸于秦也。且夫韓入作入。或作之。貢職與郡縣無異也。韓之納貢供役同秦郡縣。今舊刊今臣字。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

士卒養從徒謂蕝秦之徒爲合從說者欲贅天下之兵贅屬也荀子云大臣之贅下而射人意者必多矣又聚也說苑贅其群臣原舊注贅綴連也迂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言曉暢六國以勢不兩立秦不亾則諸侯必爲秦滅其宗廟之患不絶明字當十字明猶信也欲西向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謂趙欲合從國而滅秦者尚矣今釋趙之患言不憂趙患也而攘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爲得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是秦反資成趙之所欲者原舊注韓爲內臣秦猶滅其民習守禦樂閒所謂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之類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彊敵存蓄積存作有非築城池以固守舊刊作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舉闔國也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推我兵矣我於秦親之之詞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爲原原注若水原然

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讀資助也假藉也言韓魏叛秦則與趙齊合是助力於趙藉勢於齊也而以與爭彊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勤於野戰茂卿曰言能陷敵銳兵之卒勤或作慤勞也原道訓用之而不勤列子勤一作慤注勞餉者讀攻功同則合群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上文云資趙假齊者是言我兵已弱而亦爲敵所向也非所以亾趙之心也原注非秦滅趙之初心也讀貪共向也秦之本心欲離從孤趙而後圖之也均如貴臣之計言秦王之所見與貴臣計信同等原舊注均同也謂同其計而用之或曰均當作苟趙用賢曰非直指貴人之失計宜乎斯之目爲滔說而終不能免也范睢三見秦王而猶慮左右之竊聽先言外事以嘗秦王非智不及此矣鳳卿曰直斥貴臣之失計是非子本色非不及則秦必爲天下質矣荀子魏策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我國爲天下質乎荀子注質射候也讀言天下之鋒聚于秦也原舊注既進退不能

則同於爲質者謬妄陛下雖以金石相弊言久壽如金石不弊魯仲連傳與天壤相弊與此同義以與通讀曰陛下字可見秦未稱皇帝時已用之矣後乃沿用其舊禮耳原舊注弊盡也盡以召士謬妄甚則兼天下之日未也言當始皇之世一統之業尚未可期也增李善注文選古詩及七發弁引此文作雖與金石相弊兼天下本無有日也今賤臣之舊注進字諸本無愚計使人使用重幣用事之臣讀言行重幣啖楚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子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原舊注齊趙則轉舊刊作韓爲是可以移書定也移亦書之一體言檄韓自服不須加兵是我一舉二國有亾形則荊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越語注謂害人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衡對也謂稱衡也有度跟衡亾徵稱衡即此義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荊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搆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彊弱中嶋恒久曰韓秦宜作趙秦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我之心意疑慮也我謂秦至於也見二疏猶露一隙也國策注見顯示之也舊刊疏作陳非所以彊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聞焉舊刊無夫字諸本有不可悔也言悔之無及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舊刊衍心腹該音艾書字非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讀本李善曰章表奏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趙用賢曰此是當時紀載之文故并叙孫鑛曰斯二說與前非所說文氣却一律想俱爲非學者所述宇惠曰臣斯甚以爲不然秦之蓋後人收於此舊刊接上文不別提有韓若入之有腹心之病也謂積痾類也虛處則恢然讀言虛曠無事以處

則但覺稍有妨碍已。字典恢苦也。一曰。愁貌。原舊注。恢音吹妨也。心腹虛也。而病爲妨。愈存作舊。秦作利。踬。虛心待。韓。韓終爲妨屬下句。**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讀極劇同。言之事。則發也。原舊注。謂疾得冷。卒然而走。必發矣。驗秦雖加恩於韓。有急。韓之不臣之心。必見矣。非是。**大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國策。范睢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繩。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今若有卒報之事。**讀卒報。猶急變也。**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爲難。荊藺使齊。未知何如。**讀荊藺。人姓名。是時使齊說。教其與趙絶。矣。而未反命。故云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荊藺絶也。若不絶。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增二萬乘。齊趙也。二國交未絶。則趙固足扒秦。而齊助之。是秦敵於萬乘之國二也。齊策悉趙涉河關。注悉起。其兵也。讀謂悉趙卒。以應秦。則有二萬乘。今按二萬乘。不以倍常賦言。**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彊也。**舊刊作强。下同。**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荊蔺使齊。**秦策。齊宣王西攻秦。秦爲齊兵。因於崤塞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跡不服。吳注。秦惠後七年。五國擊秦。齊師獨後不敗。他戰無考。又云。韓襄五十四年。與齊魏擊秦。於函谷。河渭絶。一日。鮑云。函崤地近。趙策秦王謂公子佗曰。昔歲殽下之事。注即秦惠七年。五國攻函谷事。函殽地近。故云。補曰。按趙世家孝成二年。受韓上黨。長平之敗。在七年。秦惠十年。五國攻秦。至孝成二年。凡五十四年。秦惠十三年。敗楚藍田。距此四十九年。又韓襄五十四年。與齊魏共擊秦。於函谷。河渭絶。一日。距孝成二年。爲三十五年。稍近然遠引前事者。祇欲言韓之不可不伐耳。年表破長平。在孝成六年。與世家異。非之也。**未必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西周策。鮑注言。重皆制人而不制於人者也。舊刊未作大。必下衍不字。增未必不管下十字。言非之意。欲存韓。且使韓重己。句中衛也。古文多有不可從。**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韓利謂韓之以厚祿遇非子之利。**闕陛下。**原舊注。闕陛下之意。因隙而入說。以求韓利。**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舊注

見重於二國 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搖說靡辭才甚大誤增文飾搖靡之說以惑人聽或曰文字絕句搖動也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恐陛下搖非之辭而聽其盜心其伐何國也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原舊注疑伐己也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謂不聲言見韓王使來入見句大王見韓王入見因內其身而勿遺內因字誤稱舊作猾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讀言與韓人約以地易王如市易然則韓可深割也讀多割其地也增東周策註割謂出地也因令象武秦臣名載希姓錄發東郡之卒闕兵於境上闕閱之誤閱馬也將出車也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橾之計先是秦遣荊橾詐齊與趙絕交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訓韓入朝因囚之矣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荊人狐疑必有忠計言謀事秦荊人不動不發兵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世家注蠶食桑葉漸進必盡鳳卿曰諸侯以漸必合從破則趙之勢孤秦得專力而敵之或曰蔽蔑誤願陛下幸審舊刊作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舊刊下文連接不別提張榜曰非之說多疎而爲韓之情亦太顯至李斯雄辭奇策刺心驚耳而發非隱情如覩李斯之徒振暴其短耶然不宜在韓子書中如覩此豈非既死後

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戮勠通言合力也前世舊刊世作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史韓僖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秦使白起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列也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敎事秦之力也先時施於韓也先秦之有

五諸侯共伐秦楚策五國約以伐秦所謂五國秦紀年表楚世家所書各異韓反與諸侯先爲雁行魏策注雁行以次進也此言韓爲諸侯之先鋒增先共誤以嚮秦軍於關下矣卽函谷關吳師道注秦策曰韓襄五十四年與齊魏擊秦於函谷河渭絕一日是按舊列作關下誤嚮當也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退也此言韓之報秦無恩見曲事及諸侯在韓陳深曰此敘秦韓報施之不直韓杜倉相秦秦策杜倉作士倉焦氏筆乘士卽古文士姓杜伯之後士當作士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荊荊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中間與秦攻諸侯已又背秦先爲雁行以攻關函谷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趙策注展轉猶反覆秦王謂公子佗曰昔歲殽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佗曰王出兵於韓韓必懼

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和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始皇紀王剪將上地正義上都上縣鮑注韓之上地不通吳注後語作上黨上黨之地此說爲得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五年正義攻取十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臣之浮說不權事實舊刊作姦人權稱物也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彊今趙欲聚兵七卒以秦爲事卒終也以伐秦爲務或曰卒猝同一曰兵兵器增卒字句三字一意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舊刊無下三字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將送也讀言魏欲攻韓以告秦秦送其使於韓蓋言秦待韓意殷今秦

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暴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亾
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歸國報秦王秦韓之交必絶矣斯之
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山云稱他國之王曰陛下他書未見
舊刊作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道言也退就葅戮葅戮寸斬也山云漢志葅其肉於市注謂醢也集韻作葅願陛下有意焉意度也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彊若
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搆矣搆結也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
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暴露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
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聞於耳舊刊脫聞字言秦兵已取邊城韓人登堞
固守秦必圍之鼓鐸之聲聞於韓王耳其近可知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

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彊秦夫夫字疑衍棄城而收守則反掖之
寇原注反掖謂肘腋之欲叛都舊注反掖者謂麾下反以禽君掖也聚衆也聚散則無軍矣使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
不通則難必謀其勢必舊刊脫必字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
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
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
圖趙怨趙爲秦從也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固急舊刊固作因恐當作固意補與
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
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報復也決訣同

原注此亦爲初見秦之詞憤悶孤抗故其文連類曠肆感忿特奇補趙用賢曰文意邃密字字奇警陳深曰整整十二柱內却有長短參差句不同劉辰翁曰鬱然茂古此先秦之辭西漢自別

臣非非難言也東周策注難畏阻意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瀉舊刊瀉作澤是讀言字讀蒙下十二柱順比比也注非增山中質云荀子注親比順從洋洋纚纚然則插入主字看見以爲華而不實原舊注言有編次也增見以爲猶見謂也祭屈原文李善注引此語作見者以爲之今案洋洋美貌纚纚連貌敦祇恭厚鯁固愼完敦厚祇敬鯁硬同則見以爲拙而不倫倫次也多言繁稱泰繁繁稱文辭天下不治連類比物鑛本作徼是則見以爲虛而無用總徼說約徑省而不飾總取精徼去其無用舊刊及孫則見以爲剸而不辯剸割也激急親近舊刊作激意山播云當作徼意論語惡徼以爲知者讀激急不婉也親近迫切也深知人情則見以爲僭而不讓舊刊深作探僭作譖愬言也此言直言斥非過人臣分閎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爲夸夸大也而無用妙眇通遠也夸大也繼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爲陋詹言小計徒取具事件具讀以錢穀爲言也言而近世近俗也山云荀子曰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俗辭不悖逆則見以爲貪生而諛上人主以孫言疑其諛佞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爲誕說反常也所謂兵詭道詭使之詭躁躁險躁之義間闖之誤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給口給論語文勝質則史聘禮記辭多則史外釋文學以質性言則見以爲鄙殊絕釋捨也孟子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讀舊刊性作信質性朴實也時稱詩書道法徃古道由也中庸不明而道中庸則見以爲誦舊注誦說舊事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憂也故度量雖止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度量法也或云計算趙用賢曰

語東又上關鍵極緊陳深曰每段變換各有章法不可羈制似漫無矩度者然齊而不齊不齊之齊古人矩度原如此

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亾及其身言殺戮之說臣也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有苗有周之有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舊親而湯乃備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也是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至謂一至前也增荀子云凡說之難以至卑遇至高未可直至也是故文王說紂紂囚之其言未聞○結上起下又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又拓開文字眞變化

粘着文王從文王又

冀侯多

增史策鄂侯淮南子息侯蓋一人也晉世家索隱冀本晉都自

孝侯以下號冀侯平陽絳邑縣東冀城是也世本叔虞居鄂正義與絳州夏縣相近案曲沃莊伯弒晉孝侯于翼晉人復立孝侯子鄂爲君是爲鄂侯據此翼鄂邑

鬼侯腊

乾肉爲腊史作九侯注在鄂縣

比干剖心梅伯醢

呂氏春秋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叙梅伯之骸注紂時諸侯也凌稚隆評史以梅伯爲鄂侯非也

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

見左傳春秋莊公十四年冬曹羈出奔陳公羊傳曰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有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聽遂去之物本作曹覇非

子道乞

鄒陽書百里奚乞食於道路亦見修務訓

伯里

肭於魏

見本傳膑膝尚蓋骨剔去膑骨使不得行

傳說轉鬻而傭

原舊注轉次故曰鬻

孫子臏

呉起収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爲

秦

丘遲書呉子之泣西河注呂氏春秋曰呉起治西河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呉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呉起恐懼數行下其僕曰窃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呉起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亾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譖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不久矣

卒枝解於楚

秦策作支解注斷其四肢按韓

詩外傳齊景公縛罪人召左右殺之起傳宗臧大臣射刺起死公叔座言國器友爲悖君解之起傳公叔座謂魏惠王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惠王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豈不悖哉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夫論作豢長弘分脽原舊注傑無增莊子昔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脽子胥靡文粹萇弘周靈王賢臣剣腸曰脽林注脽裂也釋文淮南子曰萇弘鈹裂而死鈹讀曰披汜論訓作車裂正字通音以俗作脽韋昭注國語曰萇弘周大夫萇叔也初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柬劉文公故周人與范氏敬王二十八年魯哀三年晉人以讓周周爲之殺萇弘尹子窄聞董安干死而陳於市原注投于棘窄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史記楚惠王十年白公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原注無增莊子多倒語以浮訓沈也田明辜射于棘窄古人多倒語以浮訓沈也猶亂之訓治也浮亦見吳子胥傳田明未聞原舊注非罪爲人射而殺之增墨子云中有司出其所沿則從外流之法其罪辜射窓子賤西門豹不關而死於市魯定十四年知文子使治於趙孟討先發難者趙孟患之董安

于綸死趙孟尸諸市以告知兵然後趙寧宰予不免於田常呂氏春秋家語人間訓說苑李斯傳竝載此說史記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子我田闕爭罷子我爲陳恒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爾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闕止紿簡公尚誰族宰我者蓋必不然矣范雎折脅於魏史記有傳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思良有道術之上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舊刊仁作人非○孫鑛曰排敘二十三人長短句錯出音節鏗鏘連類而不厭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亾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且張榜曰一轉萬鈞之力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忤逆也倒反也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　舊刊有第四字

原注人主不得借權人臣不得擅威補孫鑛曰稍用韻愈雋

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也舊刊及原書脫也字今據趙本補主勢之隆也（其字句中間有脫字）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結上如此三字）矣結言知操此柄則既在己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魯昭公是讀謂死於外國原舊注既不能用富臣則竊之逃）此君人者之所職也（言宜守四者增趙本作識）昔者紂之亡周之卑（東遷以後諸侯力征）皆從諸侯之博大也（原舊注殷諸侯文王）晉之分也（舊注趙魏韓也）齊之奪也（舊注陳恒簡公也）以群臣之大富也（舊注趙韓也）夫燕宋之所以弒其君者皆以類也（富貴威重類於其君故纂弒之禍起焉）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比例後由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原舊注臣雖有貴賤同以法也）盡之以法術推之也或曰盡恐畫之誤畫截止也下文所謂是也）質之以備（備先其不起而

與孟子告梁惠王諫爭合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原舊注逼故危其身）人臣太擅（舊刊作貴）必易主命（舊刊命作位奪君位也讀主命也易主命使號令出乎己也）主妾無等（主妾謂妻妾也史袁盎諫文帝曰今陛下既已立后夫人適妾妾主豈可同坐哉等等差也）必危嫡子（麗姬是原舊注兄主謂宗主誤）爵不服必危社稷（袁紹袁術是原舊注君之兄弟不相從服）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使民歸己也）而傾其國（言臣重於君故衆歸其重）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繁生也）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周之七國唐之藩鎮可鑒事見下）群臣大富（大讀爲太）君主之敗也（晉之三家）齊之田氏（孟子朱注後不急也凌本作將相之曾孫而隆國家八經篇家隆却主而隆國家）將相之後主而隆家（舊注君當絕之）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原舊注疎外斥遠之）難

豫爲之備也。下文所云皆是。原舊注謂薄其賞賜也。臣貧則易制。僅舉一端也。故不赦死。不宥刑。是謂威淫。原舊注淫。散也。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原舊注君威散。臣威成。故曰偏威。按偏。畸也。不能兩立。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原注不得行威于市民也。按城市國都。舊注市衆所聚。恐其乘衆而生心也。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原注不得以君之士卒爲臣也。鳳卿按源義以來自臣東征。士卒遂釀成賴朝覇業。故人臣處國無私朝。舊注謂臣自私朝原注。私家之朝也。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原刊貸作貨。誤。原舊注。不欲令其樹福也。或曰。於家。注文攙入。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盡之以法。是故不得四從。原注。臣不得私交。四鄰舊注。四鄰之國。爲私交。今按從徙之誤。從。徙居有方。不得擅徙家于四方。姦臣上下居據險地類。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說文傳遽也。讀奇兵謂兵器之非常用者。戰國時。傳遽不得不載兵器。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質之以備。

主道　舊刊本第五字。

原注。人君惟虛靜無爲。而群臣各效其職。不敢擅權。而壅蔽其主。此是一片文字。篇內用韻。俱古體。補楊愼曰。條事似賈董。先秦文爽朗。乃爾。孫鑛曰。通篇俱虛語。微似連珠。亦稍用韻。陳深曰。通篇論御臣之術。純是老子作用。

道者萬物之始。原舊注物從道生。故曰始。按讀韓非出老子。故所謂道者虛靜也。萬物生於虛。故曰始也。是非之紀也。原舊注是非因道彰。故曰紀。讀紀。綱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原舊注得其源。可知其始。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原舊注得其紀。其端可知也。讀善敗。成敗也。端。端緒也。故虛靜以待令。人君待臣。以虛靜。去好惡。去智。是之謂虛。責成任能。君賢去智。不能。意。讀萬物生於虛。虛靜則不爲臣先。是之謂靜。退群臣不明。山云。令字衍。楊權。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鳳卿按。令。令事自定。又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之字誤。有度篇虛心以待令就臣上而說與此義殊。令名自

下文云智者正同文法

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讀應萬物之始實者物也。鳳卿按舉名則實可從而知也。靜則知動者正。言君靜退無因臣乃見素是非自明故正可得而知也。批點本作動之正正鵠之正。正人之所忘也。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讀參考形名皆歸于一也。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歸之物情君不與焉故曰君無見其所欲。見者不秘也。宋太宗謂吏部侍郎李至曰人君當淡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讀見去聲猶示也。君見其所欲臣自將彫琢。彫琢以稱之關脩齡曰自將例置今按不與下文同。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原舊注君見其意臣因其意以稱之按表異標榜也誤。能也。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素質也見老子讀則雕琢之反。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原舊注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戒而自備今按舊賢之誤下文可照讀言去仁也。舊故舊之愛。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上文云令事自定也。有行而不以賢。君有高行不自以爲賢。觀臣下之所因。觀臣下之所因何事。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盡其武。武勇互文。是故去智而有明。君無用自智則臣情可得而察也。君明不蔽。老子云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明是非。去賢而有功。言君不自用使臣盡力。故大功可成。舊注去君賢則臣事有功也非。去勇而有彊。使群臣盡其武勇而君下與焉則國却自強也。原舊注去君勇則臣武自彊金非。群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因材能也。是謂習常。見老子習襲也。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漠乎其無有方所不可測識也。明君無爲於上群臣竦懼於下。竦懼舊列於作乎。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因臣智。故君不窮於智。舊注用臣智故智不窮。賢者效其材。效致也效首處之效舊列效作教訛。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

迂評無掩字

故君舊刊行子字不窮於名不受惡名讀是非也迂是故不賢而爲賢者師舊注君雖不賢爲賢臣之師不智而爲智者正正鵠之正謂表的也舊注爲臣之正也上字恐脫字舊注君取臣勞此之謂賢主之以爲己功蛇足經也經常法也按此下舊本別提道在不可見道體隱微故不可見也舊注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闇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卞智與能以自晦闇群臣見素其疵可得見也知其言以往臣下所呈之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閱前言而參之後言勿得俾前後不相違蒙言謂名也言循名也參合閱焉者責實也勿變勿更言所以守是術也即下文保吾所以往也曰參合曰稽同曰同合意同官有一人勿令通言每官置一監以爲耳目群臣不能通言相爲比周比周也言君總群官之成不失其柄則萬事悉藏於掌中矣原舊注各守職勿使相通情既相猜則自盡矣掩其跡

善上脫君子二字

評注所下有以字

匿其端下不能原道在不可見故能紀萬物君亦當如此或曰掩函注文攙入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意臆通度也管子善謀而小人善意注善以意度之保吾所往而舊同之舊亦同也見王弼老子注謹執其柄而固握之謂君不失賞罰二柄則人意望絕也按言不使人臣竊賞罰之柄絕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原注執柄固則杜人覬心也舊注作執柄則人意望絕也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閉謂禁令陳涉曰非憤疾幷兼欲散其黨故名之曰虎曰賊原舊注權柄不閉固則篡國之虎因而存矣不愼其主逼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其所君位也舊刊擅作袒遍作代擅其主言其威震主也處其主之側爲姦臣聞其主之惑故謂之賊其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日夜危之如丹後烏告源賴朝以朝時漏朝廷消息藤原公經通北條義姦臣即虎也賊其黨也外儲右上內間主之情以告外管子賊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日夜危之如丹後烏告源賴朝以朝時漏朝廷消息藤原公經通北條義姦臣即虎也賊其黨也外儲右上內間主之情以告外管子

散其黨收其餘謂黨與之餘收捕也讀餘不黨者也收
門奔其輔諸本奔作奄輔朋狗也國乃無虎法峻黨散則
曰深不可測深遠口測詁君
量深不可測不可得而測量也所謂道在不可見是
刑名審驗法式刑形名實也
有五壅標虎術之品目臣閉其主曰壅下情不通臣制財利竊福利祠曰壅臣
擅行令曰壅矯命蔽主臣得行義曰壅竊名臣得樹人曰壅竊衆臣擅
行主諸本作臣閉其主是則主失明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
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
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主之
道靜退以爲寶不自操事使臣盡其材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

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讀增高增字恐會言已應
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陳深
曰至此又說出賞罰來皆御臣之事也故群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要
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
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陳言而不當舊刊脫得字是故明君之行
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霱曖同威
神聖不能解也讀解怒也今案言不可得其端倪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
偷苟也賞偷則功臣愃其業赦罰則姦人易爲非舊刊作臣是故
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山世璠云疑脫疏賤必賞
一句鳳卿按古文多隔句照上文法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

也近愛謂近臣愛幸也

韓子解詁卷之一終

韓子
詁令
書

韓非子解詁全書十